



Thought

思想集

实地 主编

关于人性、思想的经典篇章

“人是生活的奴隶。奴性用凌辱遮挡住人们的永昼，用血泪淹没了人们的长夜。”本书节选世界大家关于人性、人的思想的经典篇章，汇成思想录...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Corp.



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Digital Media Co., Ltd.

思想集

石地 主编

内容提要：

“人是生活的奴隶。奴性用凌辱遮挡住人们的永昼，用血泪淹没了人们的长夜。”本书节选世界大家关于人性、人的思想的经典篇章，汇成思想录。这里有论权势、论野心、论自私、论嫉妒、论报复、自由与克制等人性的剖析，也有论礼貌与教养、幽默、笑的价值、谈话的艺术、什么是幸福等人类行为背后思想的论述。这些思想的贡献者包括英国的伯·罗素、培根、斯威夫特、约翰逊，法国的拉布吕耶尔、罗曼·罗兰，美国的约翰·西尔第，印度的泰戈尔，黎巴嫩的纪伯伦等世界著名哲学家、文学家。

ISBN 978-7-89900-521-7

出版时间：2016年3月

总策划：祁兰柱

责任编辑：余红

封面设计：刘艳红

出版发行：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甲55号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大楼一层北侧

邮编：100010

Website: www.dajianet.com

E-mail: shuzichuanmeiapp@cnpubg.com

电话：010-58110486

传真：010-58110456

版次：2016年3月第1版

字数：72,000

定价：2元

ISBN 978-7-89900-521-7



目 录

第一章 人为什么会有不幸

《思想录》选

思考作为一种业余爱好

社会的不公正

穷人的眼

自由

论权势

论野心

论自私

论嫉妒

论报复

自由与克制

第二章 讨论人厌烦的人

小小的大人物

论礼貌与教养

女人

幽默

笑的价值

谈话的艺术

信任自己

什么是幸福

自由

论奴性

圣人

罪犯

鼠笼

夏季游戏

一个如此不同寻常的童年

论自力

欲望

论自制

烦扰的心灵

两种人

快乐的期待

第三章 论消遣

我们不可能享受纯正的东西

什么东西是我的？

穷亲戚

小人物和大人物

人人想当别人

独处的裨益

新思想

第一章 人为什么会有不幸

【英】伯·罗素

动物只要不患病，吃得饱，便是幸福快乐了。人呢，本来也应该这样，但在现代世界上却并非如此，至少有许多人是不幸福的。如果你自己不幸福，你或许就会承认，自己在这一方面并不是个例外。如果你是幸福的，那么请自问一下，你的朋友中又有几个是幸福的。在你对自己的朋友作了回顾以后，你可以教自己学习观察人的情绪的艺术；使自己更善于感受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人们的各种情绪。布莱克说：

我见过的一张张脸上，

显出斑斑懦弱，点点哀怨。

尽管不幸的形式有各种各样，但是你不难发现处处都会遇到它。现在我们假定你在最典型、最摩登的大都市纽约城里。上班时间你站在一条繁忙的大街上，或是周末站在通衢大道上，或是晚上去出席一场舞会；你把自我从心灵里完全排除，让周围陌生人的个性一一进入你的眼底。你会发现，这些不同的群体都有各自的烦恼。在赶着上班的人流里，你会看到焦虑不安，精神过度集中，消化不良，那种除了生存斗争对一切缺乏兴趣的态度，游戏娱乐兴致殆尽，以及对人类同伴的冷漠无情。在周末的大街上，你会看见男男女女，心情轻松悠闲，有的很有钱，去寻求快活享乐。这种追求完全是以同样的速度进行的，长长的车队蜗牛一般缓缓爬行；坐在汽车里根本看不见道路或是周围的景象，因为稍一旁视便可能引起交通事故；所有这些汽车里的人此刻所关注的便是设法超越前面的车辆，但是道路如此拥挤，他们不可能做到这点；要是他们的心绪由此游离开去，就像那些坐在车中而未握驾驶盘的人那样，一种难以名状的厌烦就会攫住他们，他们露出微微不满的神情。有时候一辆装满黑人的车上会爆发出真诚的快活来，但是他们的乖戾行为又引起愤懑，到最后因为交通事故而落到警察手中：假日里的快活是非法的。

或者，再来看看那些欢度夜晚的人们。人人都想来此消遣快活一番，这种决心之坚定，犹如一个人去看牙医时保证神经不紧张激动一样不可动摇。一般都认为饮酒和吻抱是通向欢乐之路，于是人们开怀畅饮，尽量不去注意同来的伙伴如何讨厌自己。一阵狂欢滥饮之后，他们开始哭泣流泪，哀叹自己太对不起母亲的养育之恩。酗酒给他们带来的不过是犯罪感的发泄，而这在人清醒的时候却为理智所压抑。

这种种不幸的根源，部分在于社会制度，部分在于个人的心理——当然，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为促进人的幸福而在社会制度方面需要进行的改革，我以前已有著述。在本书中我不打算就战争、经济剥削、棍棒恐吓教育的废除等问题展开讨论。我们的文明时代极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去寻求一种没有战争的制度；但是当人类是如此不幸，以至于互相的残杀比起持久地享受生活的阳光来反倒显得不怎么可怕时，在这种情况下，再好的制度也是难以实现的。如果机器生产是为了增进那些最为需要的人们的利益，防止贫困的永久化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连富人们都是痛苦不幸的，那么使所有的人变富又有什么意义呢？棍棒恐吓教育是不好的，但是如果那些人自己就是这类热情的奴隶的话，他们是不可能施予其他形式的教育的。以上这些思考使我们想到这一与个人有关的问题：一个男人或女人，在此时此地，在这恋旧的社会中，怎么来获得个人幸福呢？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将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这样一类人身上，他们没有经受过来自外部的巨大痛苦。我假定，他有足够的收入解决温饱住宿问题，身体健康，能够从事各项普通的活动。我不考虑这样一类巨大的灾难，如儿辈尽亡，或是当众受辱等。这类事件是值得讨论的，而且它们确也很重要，但是同我下面要说的事情比较起来，它们属于另外一种类型，我是想提出一种对文明国家里绝大多数人遭受的日常不幸进行医治的处方，这种不幸由于没有明显的外部原因，看来几乎无法加以回避，因而使人更不堪忍受。我认为，这种不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对世界的错误看法，错

误的伦理观，错误的生活习惯所引起，结果导致了对那些可能获得的事物的天然热情和追求欲望的丧失，而这些事物，正是人和动物的一切幸福、快乐最终有赖于它们的。这些事物的获得本在个人的能力范围之内，我因而提出这样一些转变方法，只要我们有一般的好运道，便能通过这些转变得幸福。

对我所要提倡的哲学的介绍，或许最好从我的简要自传开始。我生来并不幸福。我小时候，最喜欢听的圣歌是：“对尘世觉得厌倦，我肩头重负罪孽，”我五岁时，曾这么想过，要是我活到七十岁，那我到现在才忍受了我全部生命的十四分之一，我觉得在我面前的漫长的厌烦无聊生涯简直难以忍受。到了青春期，我痛恨生活，一直在自杀的道路上徘徊，而我之所以终于没有自尽，只是因为想多学些数学。现在，相反地，我热爱生活；几乎可以这么说，随着岁月一年一年的流逝，我对生活更加热爱了。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发现了什么是最想得到的东西，而且逐渐得到了其中的一大部分。一方面是因为我成功地摒弃了某些原先向往的目标——例如关于此事彼物的确切的知识的获得——因为实际上不可能得到它们。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则是由于消除了对自我的过分关注。像别的受过清教徒教育的人一样，我也有过这么一种习惯，反省自己的罪过、愚行和缺点。我在自己眼中——无疑自以为是公正的——是一个可怜的怪人。后来，渐渐地，我学会了对自己及自己的不足之处不加关心，我把自己的注意日益集中到外部事物上去：如世界大事，各种学科的知识，我所喜爱的个人等。的确，对外界事物的种种兴趣，也有可能带来各自的痛苦：这世界可能会投入战争，某些方面的知识可能很难获得，朋友们可能会离我而去。但是这些痛苦不会像那些由于对自我的厌恶产生的痛苦那样，毁灭生活的本质方面。而每一种对外界的兴趣都会激起某种活动，只要这一兴趣依旧存在，这种活动便能完全防止人的厌倦和无聊意识的产生。对自我的兴趣则相反，它不会激起进取性的活动，这可能会促使一个人去记日记，进行心理分析，或许是去当个僧侣。但是僧侣只有在修道院的生活常规使他忘却了自己的灵魂以后，才会得到幸福。他由宗教而得到的幸福，其实从清道夫这一行当上也可以得到，只要他一直坚守在这一岗位上。对那些自我专注过于严重，用其它方法治疗均无效果的人来说，通向幸福的唯一道路是对客观知识的追求。

《思想录》选

[法]B. 帕斯卡尔

思想形成人的伟大。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比致他于死命的东西更高贵得多；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是一无所知。因而，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正是由于它而不是由于我们所无法填充的空间和时间我们才必须提高自己。因此，我们要努力好好地思想；这就是道德的原则。

能思想的苇草——我应该追求自己的尊严，绝不是求之于空间，而是求之于自己的思想的规定。我占有多少土地都不会有用；由于空间，宇宙便囊括了我并吞没了我，有如一个质点；由于思想，我却囊括了宇宙。

人既不是天使，又不是禽兽；但不幸就在于想表现为天使的人却表现为禽兽。

思想——人的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

因此，思想由于它的本性，就是一种可惊叹的、无与伦比的东西。它一定得具有出奇的缺点才能为人所蔑视；然而它又确实具有，所以再没有比这更加荒唐可笑的事了。思想由于它的本性是何等地伟大啊！思想又由于它的缺点是何等地卑贱啊！

然而，这种思想又是什么呢？它是何等地愚蠢啊！

人的伟大之所以为伟大，就在于他认识自己可悲。一颗树并不认识自己可悲。

因此，认识【自己】可悲乃是可悲的；然而认识我们之所以为可悲，却是伟大的。

这一切的可悲其本身就证明了人的伟大。它是一位伟大君主的可悲，是一个失了位的国王的可悲。

我们没有感觉就不会可悲；一栋破房子就不会可悲。只有人才会可悲。Egovirvidens

人的伟大——我们对于人的灵魂具有一种如此伟大的观念，以致我们不能忍受它受人蔑视，或不受别的灵魂尊敬；而人的全部的幸福就在于这种尊敬。

人的伟大——人的伟大是那样地显而易见，甚至于从他的可悲里也可以得出这一点来。因为在动物是天性的东西，我们于人则称之为可悲；由此我们便可以认识到，人的天性现在既然有似于动物的天性，那么他就是从一种为他自己一度所固有的更美好的天性里面墮落下来的。

因为，若不是一个被废黜的国王，有谁会由于自己不是国王就觉得自己不幸呢？人们会觉得保罗·哀米利乌斯不再任执政官就不幸了吗？正相反，所有的人都觉得他已经担任过了执政官乃是幸福的，因为他的情况就是不得永远担任执政官。然而人们觉得柏修斯不再作国王却是如此之不幸，——因为他的情况就是永远要作国王，——以致人们对于他居然能活下去感到惊异。谁会由于自己只有一张嘴而觉得自己不幸呢？谁又会由于自己只有一只眼睛而不觉得自己不幸呢？我们也许从不曾听说过由于没有三只眼睛便感到难过的，可是若连一只眼睛都没有，那就怎么也无法慰藉了。

对立性。在已经证明了人的卑贱和伟大之后——现在就让人尊重自己的价值吧。让他热爱自己吧，因为在他身上有一种足以美好的天性；可是让他不要因此也爱自己身上的卑贱吧。

让他鄙视自己吧，因为这种能力是空虚的；可是让他不要因此也鄙视这种天赋的能力。让他恨自己吧，让他爱自己吧：他的身上有着认识真理和可以幸福的能力；然而他却根本没有获得真理，无论是永恒的真理，还是满意的真理。

因此，我要引人渴望寻找真理并准备摆脱感情而追随真理（只要他能发现真理），既然他知道自己的知识是彻底地为感情所蒙蔽；我要让他恨自身中的欲念，——欲念本身就限定了他，——以便欲念不至于使他盲目做出自己的选择，并且在他做出选择之后不至于妨碍他。

思考作为一种业余爱好

【英】威廉·戈尔丁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得出一个结论：思考有三个级别；到了后来，我把思考作为我的业余爱好，渐渐地我便得出一个更加奇怪的结论——那就是，我根本不会思考。

小时候我一定是个叫成年人头疼让他们觉得很满意的孩子。我记得起先成年人对于我来说显得多么不可理解，不过，当然，我对于他们并非如此。最初把思考这个题目放到我面前的，是我的文法学校校长——虽然用的不是他本来打算采用的方式，产生的结果也不是他所希望的。他的书房里，在他书桌后面的一只高橱上，放着几个小的雕塑。一个是一位女士，身上什么衣服都没穿，只披着一条浴巾；她的身子那么僵着，似乎永远在那儿害怕身上的浴巾会滑落得更低；又因为她没有手臂，所以处于无法把浴巾重新拉上去的悲惨境地。在她旁边的，是一只蜷曲着身子的豹，准备扑向一个文件柜有着 A—AH 标记的最上层一只抽屉；我天真地把这个标记理解为豹子捕获对象最后的绝望的叫喊。在豹子的另一边，是一位赤身裸体、肌肉发达的男士；他坐在那儿，低着脑袋，一只手托着下巴，胳膊肘支在膝盖上；他看上去痛苦极了。

后来，我对这些雕塑有了一些了解。校长把它们放在会跟做了错事的孩子们面对面的位

置上，因为对于他来说，它们象征着整个生活。没穿衣服的女士是米洛的维纳斯。她是爱神。她并不是在担心浴巾会滑落。她正忙于将美显示给人看呢。那头豹是自然，它正体现出自然。那赤身裸体、肌肉发达的男士并不痛苦。他是罗丹的《思想者》，是纯粹思想的化身。买几个小石膏模型来表达你认为生活是什么样子的，这很容易。

我最好说明一下，我是校长书房里的常客——不是因为最近我干了某件事情就是因为最近我没有干某件事情。如同我们现在所说，我不是完善的。我是——一定要说我是什么的话——不完善的；另外，我感到困惑。成年人从来就是那么莫名其妙。每当我站在校长的书桌前等待着受处罚的时候，对着那些在我头顶上方呈灰白色的小雕塑，我总是低着脑袋，两手在身后十指交叉地紧握着，一只鞋在另一只鞋上来回地蹭。

校长透过闪亮的眼镜片看着我，那目光是什么含义我捉摸不透。

“我们拿你怎么办呢？”

哎，是呀，不知道他们会拿我怎么办。我把鞋子蹭得更加厉害，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瞪着磨破了的地毯。

“抬起头来，小子！你不能把头抬起来吗？”

于是我会抬起头来看着那高橱顶上；那没有穿衣服的女士心里害怕，身子僵着，那肌肉发达的男士无比忧郁地凝视着豹子的臀部和后腿。我没有什么话可以对校长说。他的眼镜反射着光线，弄得我无法看见这副眼镜后面有任何人情味和同情心。

根本就不存在互相沟通的可能性。

“你从来都不思考吗？”

不，我不思考，我没有在思考，我无法思考——我只是痛苦地等待着这场会面早些结束。

“那么你最好学一学——你没有学过怎样思考吗？”

有一次校长从椅子上跳起来，走上几步，把罗丹的杰作重重地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

“这就是当一个人真正在思考时的样子。”

我仔细审视这位男士，但是既没有产生兴趣也没有看懂什么名堂。

“回到你的班里去。”

显而易见，我这个人身上缺点儿什么。大自然赐予人类一个第六感觉，唯独把我遗漏了。情况一定是这样，在回班里去的路上我这样想，因为；当我打碎一块窗玻璃的时候，或者没能记住玻意耳定律的时候，或者上学迟到的时候，我的老师们总是这样给我提供一个成年人的答案：“为什么你不会思考？”

根据我的看法，我之所以打碎窗玻璃是因为我用一只板球扔杰克·阿奈，但没有击中他；我没能记住玻意耳定律是因为我从来没有费心去记它；我上学迟到则是因为我喜欢站在桥头观赏河面上的景象。真的，我是邪恶的。也许，我的老师们如此优秀以致无法理解我的罪孽之深重？莫非他们这些清白无罪、不受良心谴责的人能够用思考这一神秘的把戏来指导他们的每一个行动？整个事情真是不可理解。在较早的那几年里，甚至《思想者》那个小雕像也使我十分困惑。我不相信我的任何一位老师会赤身裸体，怎么会呢？像一个生下来就耳聋但是坚定不移地要想弄明白声音是怎么回事的人，我留心观察我的老师们，想弄明白思考是怎么回事。

有一位霍顿先生。他老是对我说要思考。他带着几分满足告诉我，他本人是作一点儿思考的。那么，他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喝酒呢？莫非喝酒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实际上是很有意义的？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喝酒其实有损于健康——霍顿先生的健康已经被毁了，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为什么他老是谈什么要过正派的生活，老是大谈新鲜空气的益处？他常常把双臂张开，那动作就好像他是一个习惯于把时间用于沿着山脊大踏步行走的人。

“户外的空气对我有好处，孩子们——这我知道！”

有的时候，他因自己慷慨激昂的演说而得意非凡，便从书桌后面跳上前来，把我们统统

赶出屋子，赶进该死的大风里。

“现在，孩子们！大家做深呼吸！把它深深地吸进你们体内——上帝的丰沛的新鲜空气！”

在这种时候，他站在我们面前为自己身体强健而高兴，俨然一个爱好野外生活的人。他两手叉腰，使劲做了一次深呼吸。你能听见大风被捕捉进他的胸腔，与所有那些不正常的障碍物搏斗。他的身子因这样一次打击而摇摇晃晃；他那走了形的面孔因这次不寻常的苦难而变得煞白。这时候他就踉踉跄跄地走回他的书桌旁，瘫倒在那儿，这一上午余下的时间里他便一点儿事情都不能干了。

霍顿先生喜欢就美好的生活发表超凡脱俗的长篇大论——没有性、充满责任的美好生活。然而，当他在滔滔不绝地演讲时，倘若有一位姑娘打窗外经过，一双样子好看的小脚踏在地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演讲就会中断，他的脖子就会自行转动，他就会目送姑娘前行，直到看不见她为止。在这种时候，我觉得支配他的似乎并不是思想，而是他颈背一根无形的不可抗拒的弹簧。

对于我来说，他的脖子是个非常有趣的东西。通常情况下他的脖子显露在衣领之上的部位微微鼓出。霍顿先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与美国人和法国人并肩战斗过，后来对这两个国家产生了——谁知道这是根据哪一条荒唐的逻辑——产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厌恶。要是这两个国家当中的任何一个碰巧成了时事热点，那么，无论怎样有说服力的论据都不能使霍顿先生对这个国家有一个好的看法。他会把桌子敲得砰砰响，脖子会鼓得更厉害并且发红。“你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会高声喊道，“但是我思考过这个问题——我知道我想到的是什么！”

霍顿先生是用他的脖子来思考的。

有一位帕森斯小姐。她再三要我们相信，她最深切的愿望是我们能得到幸福，但是，凭借孩童那神秘的洞察力我当时就知道她最想得到的是她一直没能得到的丈夫。还有汉兹先生——等等，等等。

以上我之所以如此不厌其详地谈及我的老师们，是因为通过我与他们之间的那些事情我初次接触到通常人们称之为思想的这么一个东西的本质。这些老师使我发现，思想里常常充满着并未意识到的偏见、无知和虚伪。思想会论述公正无私的纯洁，同时它的脖子却不知自责地扭向一条裙子。严格按照字面来解释，思想差不多跟大多数生意人的高尔夫一样熟练，跟大多数政治家的意图一样诚实，或者——用一个和我自己主要关心的事情比较接近的说法——跟大多数已经写就的书一样条理清楚、前后一致，这样的思想，是我后来称之为第三级思考的东西，虽然，更恰当地说，那是感觉，不是思想。

确实，在各种偏见里常常包含着某种单纯幼稚，但是在那些日子里，我是以不容异说的态度蔑视第三级思考的，并且鲁莽地嘲笑它。我高兴地以我们应该爱我们的敌人这么一个命题去和一位憎恨德国人的虔诚的夫人当面辩论。她教给了我一个伟大的真理，使我懂得应该怎样对待第三级思考者；跟她接触过以后，我便不再轻率地摒弃百分之九十的人会把它当作最便捷的思考程序加以接受的东西。他们的共同一致是十分了不起的。一群第三级思考者一全体一致喊着共同的口号，人人都烤着他们那偏见之火使双手得以暖和——是不会因为你指出他们的看法有矛盾之处而感谢你的。人是群居动物，乐于相互一致，好比牛群一同在山坡上吃草，彼此之间是没有什么两样的。

第二级思考是发现矛盾。当我使那位可怜的虔诚的夫人陷入困境的时候，我达到了第二级。第二级思考者不会很容易就冲动起来，虽然他们常常犯另外一种错误，常常落在后面。第二级思考是向后退缩的，思考者的眼睛睁着，耳朵竖着。它成为我的业余爱好，把满足和孤独同时带给了我。因为第二级思考只管摧毁而没有力量去创造。它使我在观看人群向国王陛下欢呼致意的同时问我自己，他们那样大呼小叫的有什么意义，但是却没有向我提供任何正面的东西去替代那种鲁莽的爱国主义。然而报偿也不是没有。去听一听吧，人们为自己那

种猎狐以及把狐狸撕成碎片的习惯辩护时声称狐狸喜欢这样。去听一听吧，我们的首相说什么把尼赫鲁和甘地这样的人投入监狱我们就使印度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去听一听吧，美国的政治家们刚刚说过要和平马上又表示拒绝参加国际联盟。是啊，也有一些快乐的时刻。

不过，我已经到达青春年龄，我得承认，霍顿先生并不是唯一一个脖子上有不可抗拒的弹簧的人。我本人也感觉到了自然那只有强制力的手，并且开始发现，指出别人的矛盾之处可以给我带来乐趣，同时也会使我付出很大的代价。举例来说，有一个名叫露丝的姑娘，庄重而有魅力。那时候我是一个无神论者。第二级思考对于宗教具有危害性，它把宗教派别一概击倒。我以第三级思考者的那种虚伪把自己放在等待她改变我信仰的位置上。她是个基督教循道宗信徒——或者，至少她父母是，她不能不跟着也信循道宗。可是，天哪，露丝不是依靠圣灵来改变我的信仰，却愚蠢地张开她那漂亮的嘴巴来跟我辩论。她声称英王詹姆士一世钦定《圣经》英译本是逐字逐句受到神灵启示的。我反驳说，天主教教徒相信圣杰罗姆根据希腊、希伯来等原文所翻译的拉丁文《圣经》是逐字逐句受到神灵启示的，这两本《圣经》是有差别的。辩论变得索然无味。

最后，她说，有许多基督教循道宗信徒，他们是不可能错的，不是吗——数以百万计的人难道都错了吗？这真是太容易回答了，我焦躁不安地说（因为你越是靠近露丝，她就越显得可爱，使你更想靠近她），因为，不管怎么说，罗马天主教教徒的数目比基督教循道宗信徒多；他们是不可能错的，不是吗——数以千万计的人难道都错了吗？她的眼睛里闪现出糟糕透顶的一丝怀疑。我慢慢地慢慢地伸过一条手臂去搂住她的腰，喘着粗气喃喃说，要是我们计算人数的话，佛教徒们是站在我这一边的。露丝确实确实是为了我好，因为我是那么惹人喜欢。她躲开了我。我的手臂和那些多得数不清的佛教徒加在一块儿，使她觉得无法承受。

那天晚上她的父亲与我的父亲见了面，离去时脸涨得通红，怒气冲天。第三级思考使我明白发生了什么。幸运的是我们两人都只有十四岁。我失去了露丝，得到了一个我不该得到的名声：叫做潜在的浪荡子。

由此可见，第二级思考会有危险性。我记得，在十五岁的时候，正是有了第二级思考的水平，我从第二级的高度对第三级思考的局限性作了一次评论。有一天晚上，我独自在布置学校会堂，为一个聚会做准备。校长书房的门开着。我走了进去。校长已经停止把罗丹的《思想者》作为对年轻人的榜样重重地往桌上一放的那种做法。也许他没能找到更多的受教育对象；但是那些呈灰白色的小雕塑还在那儿，在那高橱顶上，正被蒙上越来越多的灰尘。我站到一只椅子上，将它们重新排列。我把披着浴巾的维纳斯放在那文件柜上，这样二来，最上层那只有 A—AH 标记的抽屉这会儿就是在“啊—啊！”地喘着粗气，因为它的性欲受到了刺激。那自命不凡的《思想者》被我放到了高橱的边上，让他低头看着那浴巾，等待它滑落下来。

第二级思考虽然使生活充满刺激和乐趣，却并不促成它富于实质内容。找出我们的长者的缺点使年轻的自我受到鼓舞，但并不导致他对自身具有完全的把握。我发现第二级思考不仅仅是一种指出矛盾的力量。它将游泳者放到与岸相隔一段距离的过深的水中，把他丢在那儿。我认定彼拉多是一个典型的第二级思考者。“什么是真理？”他说；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第二级想法，不过总是用作辩论的结尾而不是作为开头。还有更高一级的想法；这种想法说，“什么是真理？”并且着手寻找真理。但是这些第一级思考者数量很少。他们本人并不到我的文法学校来访问，虽然他们在那儿，在书本里。我渴望达到他们的水平，部分是因为我雄心勃勃，部分是因为现在我认为要是我的业余爱好不进一步发展的话它就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东西。要是你动身爬山了，不管你爬到怎样的高度，如果你不能到达山顶，你就没有获得成功。

在牛津大学读一年级的時候我真遇见过一位确凿无疑的第一级思考者。当时我是在马格达仑公园，正在一座小桥上俯视河面。一个留着八字须戴着帽子的小个子走过来站在我身

旁。他是一个德国人，刚刚逃离纳粹的统治到牛津来暂时避难。他姓爱因斯坦。

但是那时候爱因斯坦教授不懂英语，我只认识两个德文字，我对他满脸堆笑，无言地试图用我的举止神态向他表达英国人对他的全部爱慕和尊敬。有可能当时——我不能不承认——我觉得这是两个第一级思考者并肩站在一起；不过我猜想，除了怪模怪样的敬畏之外，我的脸上没有任何别的表情。要是办得到的话，我会把我的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和一大块英文去交换足够的德文来和爱因斯坦教授交谈。可是我们两人被互相隔绝；他就跟我的文法学校长一样不可理解，有大约五分钟之久我们两人一起站在桥上——一个确凿无疑的第一级思考者和一个无比激动的崇拜者。爱因斯坦教授以真正伟人的品格认识到，有接触——不管是什么样的接触——总比没有接触好。他指着在中流游动的一条鲑鱼。

他说：“Fisch.”

我的大脑一片混乱。我站在这个地方，和伟人在一起，却像一个十足的第三级思考者一样无能为力。我拼命地想找到某个方式，借以表达我也尊崇纯粹理性。我使劲地对他连连点头，蓦地我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一下子用去我一半德语词汇量。

“Fisch. Ja. Ja.”

我们并肩站在一起又过了约摸五分钟时间。随后爱因斯坦教授缓缓离去，直至走出我的视线之外；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整个身影始终让我感受到他的善意及和蔼可亲。

我，也要成为一个第一级思考者。我这个人是不虔诚的，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政治和宗教的各种制度、社会习俗、形形色色的忠诚以及各种传统——所有这些都一一坍塌，犹如这么多烂苹果从树上跌落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业余爱好，用它替代板球是很切合实际的，因为你可以一年到头做这样的游戏。最后我达到了这么一种状况——这种状况一定会永远证明第一级思考是完全正当的，它是第一级思考的标志、印记和凭照。我为生活发明了一种紧凑的、协调的体系。那是一种完全合乎逻辑的道德体系。当然，正如我很乐意承认的，要把这世界转变到我的思想方法上来也许是困难的，因为我的体系是不把一些无价值的东西包含在内的，诸如大生意、中央集权的政府、军队，以及婚姻。

又是跟露丝一模一样的情形。我有一些很好的朋友，他们过去和我站在一道，现在依然如此，但是我熟识的人不见了，把姑娘们一起带走了。年轻的女人们似乎很满意于目前状况的世界，这真是很奇怪。她们十分看重有一只戒指的毫无意义的仪式。年轻的男人们虽然很乐意承认婚姻有那种束缚人的肮脏之处，但是却又迟疑不决，拿准是否应该丢弃那些他们希望会给予他们远大前程的各种组织。作为一个刚刚踏上英国皇家海牢这个阶梯的第一级的年轻人，我在十分高兴地摒弃大生意和婚姻的同时向天下人推荐一个没有军舰的世界，这时候我跟霍顿先生一样，脖子红了起来。

这游戏是不是太高谱了？它还是不是一个游戏？在战前的那些日子里，为了一个业余爱好我失去了许多，我经受了这样的损失。

现在你在指望我描写我如何意识到我的思考方式是多么愚蠢并回到温暖的安乐窝来——在这安乐窝里，偏见如此经常地被称为忠诚；毫无意义的行为由于不断重复而受到尊崇，成为风俗习惯；而当我们只不过是感觉的时候我们却满足地说我们是在思考。

可是，你如果这样想你就错了，我丢弃了我的业余爱好，我把它变成了我的职业。

倘若我再回到文法学校校长的书房，并且发现那些盖满灰尘的小雕塑还在那儿，我就会重新调整它们的位置。我会掸去维纳斯身上的灰尘把她搁到旁边，因为我现在已经非常喜爱她，真正认识到她原来是如此美好的一件东西。不过我要把深深陷入沉思的《思想者》放在他面前有阴影的地方——而在他的身后，我放上那只豹，它蜷曲着身子，准备向前扑去。

社会的不公正

[法国]拉布吕耶尔

世上有些苦难，看见就叫人揪心。甚至有人饥不果腹，他们畏惧严冬，他们害怕生存。可是，也有人吃早熟的水果；他们要求土地违反节令生产出果实，以满足他们的嗜欲。某些普通市民仅仅因为富有，胆敢一道菜吞下百户人家的食费。谁愿意就去同这些极端荒唐的现象作斗争吧。如果可能，我既不愿作不幸者也不愿作幸运儿；我要过一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生活。面对眼前的苦难，人们会因为幸福而感到羞耻。

我们看见田野上有一些怯生生的动物，有雄的也有雌的，他们的皮肤是黝黑的或者灰色的，被太阳烤得焦亮；他们不知疲倦地掘着地、翻着土，好像被拴在那儿；他们好像会说话；确实，他们是人。夜晚，他们钻进污秽不堪的破屋，他们以黑面包、水、萝卜充饥；他们使别人免除播种、耕耘和收获的劳苦，因此，倒是他们应该享受由他们播种的面包。

如果我比较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的命运，即大人物和老百姓的命运，我觉得后者仿佛满足于生活必需品，而前者欲壑难填，由于裕余反而贫乏。一个普通老百姓不可能做任何坏事损害别人，一个大人物不会做什么好事但可以犯下昭彰的罪行。一个生来为了从事有益的劳动，另一个包藏着损人的祸心。前者身上是以天真纯朴的形式表现的粗鲁和直率，后者身上是以彬彬有礼的外表掩盖的狡猾和腐朽的处世之道。老百姓没有才智，而大人物没有灵魂；前者本质善良但貌不惊人，后者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必须选择吗？我不踌躇：我愿意当一名老百姓。

穷人的眼

[法国]波特莱尔

唉！你要知道我今天何以恨你。在你要理解这，或者比我说给你听，更不容易了：因为你是，——这世上所能寻到的女性的隔阂的最美的标本。

我们一同过了一个长日子，一而在我却还是觉得很短！我们互相应许，我们当有同一思想，我们的两个灵魂当成为同一个灵魂；——一个梦，并没有什么新奇，不过人人都梦见，却没有人实验过。

在晚间你有点倦了；你坐在一条新街的角上，咖啡店的外边。虽然咖啡店还在用石灰涂饰，但已经显示它的未曾完成的华美了。那咖啡店辉煌了。那煤气灯发出新开张的所有的热力，用了它的全力照着墙壁，照着炫目的白镜上的闪烁的玻璃片，檐下与柱上凹形装饰的贴金，肥面颊的侍者用力拉住了带索的狗，贵妇人们笑那屈腿站在腕上的鹰，仙女与女神头上顶着果物包子与野味，许多赫贝与伽尼美台伸长臂膊，拿甜酒的小瓶与杂色的冰塔；历史与神话的全体合并起来，造成一个饕餮者的乐园。

正对着我们，在街道中间，站着一个人，大约四十岁年纪，有着困倦的脸与灰色的须，一手搀着一个孩子，另一只手抱着一个还不能走的孱弱的小孩。他是替代保姆的职务，带了他的孩子们，来受用夜间的空气。他们都穿着破衣。三张脸都非常严肃，六只眼睛视着新咖啡店，一样的惊奇，但因了年纪现出不同的印象。

那父亲的眼睛说道，“这多少美，这多少美呵！人家几乎要想，所有穷人们的金子都走到这屋里去了。”小孩的眼睛说道，“这多少美，这多少美呵！但这屋里，只有不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才能进去的。”至于那最小的小孩的眼睛，它们是太入迷了，除了蠢笨而深厚的喜悦以外，没有别的表示了。

诗人说，快乐使灵魂美善，使人心柔和。这诗人是对的，总之这晚上我正是这样。我不但被这里的家族所感动，我还觉得惭愧了，对于我的许多的酒杯和酒瓶，多于我们的渴。我回过来看你，可爱的，我希望能够在你里面读出我自己的思想：我深深的看进你的眼睛去，这样的而且异样的甜的，你的碧眼，在那里是浮动所主宰的、带着醉意的月光；你对我说，

“这些人真有点讨厌，张着那么瞪视的大眼睛！你不能叫侍者长吩咐他们走开去么？”

互相理解是这样的难，我的爱人，而且思想是这样的不能传达，——即使在互相爱恋的人们的中间！

自由

【法国】罗曼·罗兰

在一切财富中，我们过去最引以自豪的“自由”到最后却显得比什么都软弱。千百年来，人类用牺牲、苦难、坚韧的努力、英雄精神和不屈不挠的信心赢得了自由；我们呼吸它珍贵的气息；我们很自然地享受它，正如我们享受那拂过大地、充塞在我们肺部的清鲜空气一样……而只要几天，这颗生命的宝石就被人偷去了；几小时内，在全世界，一片窒息的网罗便笼罩在“自由”的颤栗的翅膀上。人们抛弃了它。不但如此，他们做了奴隶还要欢呼。我们又重新体会了那古老的真理：“没有一次争取是一劳永逸地完成的。争取是一种每天重复不断的行动。人们必须一天又一天地坚持，不然就会消灭。”

呵，被出卖的自由！到我们忠实的心灵中来避难吧，掩上你受伤的羽翼！将来，它们一定会重新辉煌地翱翔。那时你又将作为千万人的偶像了。现在压迫你的人到那时就会歌颂你。现在你被人掠夺，被人打击，你是悲惨的，但在我们心目中，你从未像现在这样清丽。你双手空空，你已经没什么可以贡献给爱你的人了，除了危险和你大无畏的眼睛里的笑意。然而，世界上一切财富都不能和这件礼物相比。跟随舆论和膜拜胜利的人决不会跟我们争这件礼物。可是我们要昂起头，追随着你，被鄙视被排斥的基督，因为我们知道你会从墓中复活。

论权势

【英国】培根

身处高位者是三重意义上的臣仆——君主和国家的臣仆，荣誉的臣仆以及事业的臣仆。所以，他们没有自由——没有人身自由，没有言行的自由，也没有支配时间的自由。

为谋得高位或者说为凌驾他人之上，宁可以失去自由为代价；人性的这种欲望真是不可思议！何况取得权势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人在这条路上要忍受许多痛苦，然而得到的却未必不是更深的痛苦。

为了取得权势，人们常常不择手段。但即使达到高位也往往坐不安稳，一旦倒台便是身败名裂。因此，这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正如古语所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但是，人性仍然迷恋于权势。因为默默无闻的寂寞是难捱的。正如那些老人，尽管风烛残年，却仍然闲坐在热闹的街口，借此追忆往昔的繁华。

有趣的是，身处权位的人只能通过别人的眼睛来确认自己的幸福。而如果根据自身的感觉来判断，就很难找到究竟是否幸福的答案。他们能引以自慰的，只是别人对自己的羡慕和模仿。这使他们得到骄傲和荣誉，尽管与此同时，他们的内心中也许恰恰相反。他们会时时感到忧虑，尽管他们只有在结局到来时才能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身居权位的人，往往没有时间保持自己身心的健康。有权势者，既能行善也能作恶，不过作恶会受到舆论的谴责，所以最好还是不做。行善的意向是值得嘉许的，但单纯停留在好的意向向上，虽然上帝可以接受，对于人世来说还不如一场梦。许多有利人类的好事，要办成都需要借助于权势。

成功与美德是衡量人生事业的两种尺度。同时具备这两者的人，是幸福的。所以，一个人行事应当做到，即使面对上帝也不感到亏心。如此方能获得灵魂的“安宁”。

身处权位者，应该为自己寻找一个立身行事的楷模。此外，还应从过去那些不称职者身

上吸取反面的教训。当然，这样做不应当是为了贬低他人，而是为了避免重蹈他人的旧辙。同样，如果有所兴革，也不应是为了诋毁历史，而是为了对后人开创好的先例。

掌权者应当研究历史。尤其要注意分析好的事物是什么时候蜕化和怎样蜕化的。同时还应当了解当代与历史的不同特点。对于历史，应当寻找其中最优秀的东西。而对于现代，则应当寻找当前最切用的东西。应当力求使自己的行动有规律性，以使人们能了解你下一步将做什么。绝不要过于自信和自负。当需要变更成规时，应该把这样做的理由向公众解释清楚。掌权者享有特殊的权利，这是应该的。但对于这种特权，与其炫耀，不如默享，更不应当滥用这种特权干预法律，同时，也必须照顾下属们的权益。对下属的事，只应做原则性的指导，而不要事事插手。

要善于接受并且寻求对你有益的忠告。不要把那些“好管闲事”的热心人拒之门外。

掌权者易犯的过错有四点：延误、贪污、蛮横和受骗。避免延误的办法是：信守时间，当断则断，不把必须做的事积压起来。避免贪污的办法是：不仅要约束自己和身边的人，而且要约束那些行贿者。掌权者还应当注意防止受贿的嫌疑。如果对一件已决定的事情，无明显原因突然改变原则或意图，那么就可能引起他因收受了某种贿赂而改变意图的嫌疑。因此，当改变一个观点或做法时，一定要把目的以及改变的原因公布于众。

要注意，一个仆人或一个亲信，由于与有权势者的密切关系，常常可以成为通向贪污受贿的秘密渠道。

至于蛮横，应当知道，严肃能产生敬畏，而蛮横却只能产生怨恨。

至于被欺惑，那要比受贿赂危害更大。因为贿赂只是偶然发生的，而一个掌权者如果易于受欺惑，那么，他就永远只会不自觉地照别人的意志办事。

所罗门曾说：“讲私情没有好处。它使人为了得到一块面包而破坏法律。”还有一句古语说得对，“地位展示性格”。这就是说，在高位上的表现将使人的品格暴露无遗。

塔西佗曾对卡尔巴说：“即使他不成为帝王，他也天生是个帝王。”而对于菲斯帕斯他却说：“掌权使他的人格得到增进。”第一句话赞许前者的天赋能力，而后一句话则赞许后者的修养。地位愈高修养愈增，这是具有善的品格的最好证明。因为荣誉是来自、或者说只应该来自于美德。但世人往往当其未得志的时候，尚能具有某些美德，而一旦有了权势，就丧失了这种美德。这正如在自然界中物体的运动一样，在启动时很迅速，而在行进中就缓慢下来了。

取得权势的路是不平坦的。在这条道路的开端，参加某一政派是必要的：但一旦达到相当地位后，就应当退出派争寻找平衡。当权者对前人的荣誉要珍视和公正，否则当你引退时，人们也会用同样的办法进行报复。

对于前后左右的共事者，应当相互关照。宁可在他们不想会见时会见他们，也不要当他们想会见时拒绝他们。在谈话中以及答复下属的问题时，不如忘记自己是一个地位高的人。应该使人得到这样一种印象：“他在工作上和普通人一样负责任。”

论野心

【英国】培根

野心如同人体中的胆汁，是一种促人奋发动的体液。但是当它被阻挠而不能实现时，它就有害于人，成为一种恶毒的东西了。因此，当怀有某种野心者感到事业有希望成功时，他们与其说是危险的人物，不如说是忙碌的人物。但是当他们的抱负受到压制因而心怀怨恨时，他们看人看事就将使用那种“凶眼”了。他们这时将成为幸灾乐祸的人，对他人的一切挫折都感到愉快。作为君主必须善于驾驭这种有野心的人，要引导他们前进而不要让他们感到失意，否则他们会把自己与其所承担的事业一同毁掉的。当然，对这种人，最好还是以不

使用为好。但在有些情况下，却又是不得不依靠这种人的。

例如在战争中，必须挑选有将才者，这时就不能顾及他们是否怀有某种野心了。而且没有野心的武将也如同没有鞭策的马，是跑不快的。

在政治上野心家也很有用处。例如他们可以作君王的屏障，也可以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所以泰比瑞斯皇帝就曾任用有野心的麦克罗去颠覆他的政敌西亚诺斯。

由于气质不同，所以不同类型的野心家的危险性也不尽相同。出身卑贱者比出身名门世家者危害小。性格暴烈者比宽容别人者危害小。暴发户比苦心经营者的危害小。君主控制野心家可以采用分势的办法。例如扶植新的野心家来抗衡原有的野心家。但是这种办法只能在特定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就是朝廷中还有一批立场公正的大臣，能够超然于党争之上。这些大臣的作用好比船上的压舱铁，可以防止船只由于波涛的颠簸而倾覆。

此外，君王还可以不断从出身微贱者中，破格提拔人才来制约已形成权势的野心家。但是假如想剪除这种人，那么举措就必须慎重。因为如果野心家经营已久，羽翼已丰，那么他很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发动叛乱。

至于其他方面，那种集中注目于一种事业的野心比无事不想占先的野心要好些。忙于事务的野心家要比谋求得人心的野心家要好些。富于竞争精神挑选难题做的野心，对社会可能还是有利益的。至于那种想把一切别人都抹成零，只有自己才成为唯一数字的野心家，则是最为狠毒可怕的。

一个有心爬上高位的人，可能怀有三种动机：(1)做有益于社会的事业，(2)取得权势，(3)取得富贵。怀有第一种抱负的人，是伟大而明哲的。能识别这种人的君王，是伟大而贤明的。所以君主在选择廷臣的时候，应当重用那种把责任感看得比权位更重要的人，并且应该弄清远大济世抱负与野心的区别。

论自私

【英国】培根

蚂蚁这种小动物替自己打算是很精明的，但对于一座花果园，它却是一种很有害的生物。自私的人也如同蚂蚁，不过他们所危害的则是社会。

人应当把利己之心与利人之心理智地分清。在为自己谋利益时，不要损害他人，更不能损害君王与国家。

人不能像地球一样，把自己的利益定作绕以旋转的轴心。对于一个君王，他或许可以这样做，因为他所代表的不仅是个人，还有国家的利益。而对于一个公民，自私自利却永远是一种坏的品质。这种人总是把一切事物都按照一己私利的需要加以扭曲，其结果没有不危害社会的。

因此，君主在选择官员时决不能挑这种人。一旦任用这种自私的家伙，他们就将为一己私利而牺牲与公益有关的一切，成为最无耻的贪官污吏。他们所谋及的不过是一身一家的幸福，所损害的却是整个国家和社会。俗话有云：“点着别人的房子煮自己的一个鸡蛋”，这正是极端自私者的本性。

然而可惧的是，正是这种人最容易获得主人的信任。因为为了达到利己的目的，这种人是宁愿不惜一切手段去拍马逢迎的。

自私者的那种小聪明，应该说是一种卑劣的聪明。这是那种打洞钻空了房屋，而在房屋将倒塌前及时迁居的老鼠式的聪明。这是那种欺骗熊来为它挖洞，洞一挖成就把熊赶走的狐狸式的聪明。这是那种在即将吞噬落人口中的猎物时，却假装悲哀流泪的鳄鱼式的聪明。

但是，那种“只知自爱却不知爱人的”（西塞罗论庞培的话），最终总是没有好结局的。虽然他们时时在谋算怎样为了自己而牺牲别人，而命运之神却常常使他们自己，最终也成为

自己的牺牲品。纵使人再善于为自己打算，却毕竟不能捆绑住命运之神的翅膀呵。

论嫉妒

【英国】培根

在人类的各种情欲中，有两种是特别具有迷人魔力的，这就是爱情与嫉妒。这两种感情都能激发出强烈的欲望，创造出虚幻的意象和观念，并且足以蛊惑人的心灵——如果真有益惑这种事的话。

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中把“嫉妒”叫做一种“凶眼”，而占星术士则把它称做一颗“灾星”。这就是说，嫉妒能把凶险和灾难投射到它的眼光所注目的地方。不仅如此，还有人认为，嫉妒之毒眼伤人最狠之时，正是那被嫉妒之人最为春风得意之时。这一方面是由于这种情况促使嫉妒之心更加锐利；另一方面是由于在这种情况下，那被嫉妒者的精神已完全浮现于外部，因此是最容易受到打击的。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哪些人容易嫉妒，哪些人容易招来嫉妒，以及哪种嫉妒属于公妒，哪种嫉妒属于私妒吧。

德行不好的人必要嫉妒有道德的人。因为人的心灵如若不能从自身的优点中取得养料，就必定要找别人的缺点来作为养料。而嫉妒者往往是自己既没有优点，又找不到别人的缺点的，因此他只能用败坏别人幸福的办法来安慰自己。当一个人自身缺乏某种美德的时候，他就一定要贬低别人的这种美德，以求实现两者的平衡。

嫉妒者必定是好打听闲事的。他们之所以特别关心别人，并非因为事情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而是为了通过发现别人的不愉快，来使自己得到一种赏心说目的愉快。

其实每一个埋头沉入自己事业的人，是没有工夫去嫉妒别人的。因为嫉妒是一种四处游荡的情欲，能享有他的只能是闲人。所以古话说：“多管闲事必定没安好心。”

一个后起之秀是招人嫉妒的。尤其要受那些贵族元老的嫉妒。因为他们之间的距离改变了。别人的上升足以造成一种错觉，使人觉得自己仿佛被贬低了。

有某种难以克服的缺陷的人——如残疾人、宦官、老年人或私生子，是容易嫉妒别人的。由于自己的缺陷无法补偿，因此需要损伤别人来求得补偿。只有当这种缺陷是落在一个具有伟大品格的人身上时才不会如此。那种品格能够让一种缺陷转化为光荣。负着残疾的耻辱，去完成一件大事业，使人们更加为之惊叹。像历史上的纳西斯·阿盖西劳斯和铁木尔就曾如此。

经历过巨大的灾祸和磨难的人，也容易产生嫉妒。因为这种人乐于把别人的失败，看作对自己过去所历痛苦的抵偿。虚荣心甚强的人，假如他看到别人在一件事业中总是强过于他，他也会为此产生嫉妒的。所以自己很喜爱艺术的阿提安皇帝，就非常嫉妒诗人、画家和艺术家，因为他们居然在这些方面超过了他。

最后，在同事之间当有人被提升的时候，也容易引起嫉妒。因为如果别人由于某种优越表现而得到提升，就等于对比出了其他人在这些方面的无能，从而刺伤了他们。同时，彼此越了解，这种嫉妒心将越强。人可以允许一个陌生人的发迹，却绝不能原谅一个身边人的上升。所以该隐只是由于嫉妒才杀死了他的亲兄弟亚伯。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哪些人能够避免嫉妒。

我们已懂得，嫉妒总是来自于我与别人的比较，如果没有比较就没有嫉妒。所以皇帝通常是不被人嫉妒的，除非在别的皇帝那里。一个有崇高美德的人，他的美德愈多，别人对他的嫉妒将愈少。因为他们的幸福来自他们的苦功。它是应得的。

所以出身于微贱的人一旦升腾必会受人嫉妒。直到人们习惯了他的这种新地位为止。而富家的一个公子也将招人嫉妒。因为他并没有付出血汗，却能坐享其成。

反之，世袭贵胄却不容易被嫉妒。因为他们优越的谱系已被世人所承认。同样，一个循序渐进地高升的人，也不会招来嫉妒。因为这种人的提升被看做是正当的。

那种在饱经艰难之后才获得的幸福是不太招人嫉妒的。因为人们看到这种幸福是如此地来之不易，以至甚至产生了同情——而同情心总是医治嫉妒的一味良药。所以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当他们处于高高在上的地位时，总是在向人诉苦，吟唱着一首“我们多么苦”的歌曲。其实他们未必真的如此受苦，这只是钝化别人嫉妒锋芒的一种计谋。

但是，只有当这种人的负担不是自己招揽上身时，这种诉苦才会真被人同情。否则，没有比一个出于往上爬的野心，而四处招揽事做的人更招人嫉恨的了。

此外，对于一个大人物来说，如果他能利用自己的优越地位，来保护他的下属们的利益，那么这也等于是筑起了一座防止嫉妒的有效堤防。

应当注意的是，那种傲慢不逊的大人物是最易招来嫉妒的。这种人总想在一切方面来显示自己的优越：或者大肆铺张地炫耀，或者力图压倒一切竞争者。其实真正的聪明人倒宁可给人类的嫉妒心留下点余地，有意让别人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占自己的上风。

然而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对于享有某种优越地位的人来说，与其狡诈地掩饰，莫如坦率诚恳地放开（只是千万不要表现出骄矜与浮夸），这样招来的嫉妒会小一些。因为对于前一种人，似乎更显示出他是没有价值因而不配享受那种幸福的，他们的作假简直就是在教唆别人来嫉妒自己了。

让我们归纳一下已经说过的吧。我们在开始时说过，嫉妒有点接近于巫术，是蛊惑人心的。那么要防止嫉妒，也就只有采用点巫术，就是把那容易招来嫉妒的妖气转嫁到别人身上。正是由于懂得这一点，所以有许多明智的大人物，凡有抛头露面出风头的事情，都推出别人作为替身去登台表演。而自己则宁愿躲在幕后。这样一来，群众的嫉妒就落在别人身上了。事实上，愿意扮演这种替人出风头角色的傻瓜天生是不会少的。

我们再来谈谈什么是公妒。

公众的嫉妒比个人的嫉妒多少有点价值。公妒对于大人物，正如古典希腊时代的流放惩罚一样，是强迫他们收敛与节制的一种办法。

所谓“公妒”，其实也是一种公愤。对于一个国家是具有严重危险性的一种疾病。人民一旦对他们的执政者产生了这种公愤，那么就连最好的政策也将被视为恶臭，受到唾弃。所以丧失了民心的统治者即使在办好事，也不会得到群众的拥护。因为人民将把这更看作一种怯懦，一种对公愤的畏惧——其结果是，你越怕它，它就越要找上门来。

这种公妒或公愤，有时只是针对某位执政者个人，而不是针对一种政治体制的。但是请记住这样一条定律：如果这种民众的公愤已扩展到几乎所有的大臣身上，那么这个国家体制就必定将面临倾覆了。

最后再做一点总结吧。在人类的一切情欲中，嫉妒之情恐怕要算作最顽强、最持久的了。所以古人曾说过：“嫉妒心是不知道休息的。”同时还有人观察过，与其他感情相比，只有爱情与嫉妒是最能令人消瘦的。这是因为没有什么能比爱与妒更具有持久的消耗力。但嫉妒毕竟是一种卑劣下贱的情欲，因此它乃是一种属于恶魔的素质。《圣经》曾告诉我们，魔鬼所以要趁着黑夜到麦地里去种上稗子，就是因为他嫉妒别人的丰收呵！的确，犹如毁掉麦子一样，嫉妒这恶魔总是在暗地里，悄悄地去毁掉人间的好东西的！

论报复

【英国】培根

报复是一种私人的执法。犹如野生的蔓草，人的天性愈是自然地趋向于它，法律和文明就愈是应当剪除它。如果说，一件罪行只是触犯了法律，那么私自报复却是完全否定了法律。